



明·文徵明《桃花源问津图》(局部)

心香一瓣

南风也是一场雨

□ 郭远辉

南方的春天多南风。四五月的天，南风里也在下着一场雨。雨是下在室内的。室内的很多东西都湿了。地面渗出了一层水，湿湿的，脚踩上去，地板上留下一排脚印；贴了瓷砖的墙上在不停地往下滴水，好像是从瓷砖里冒出来的，水痕如泪，一道道地顺墙而下；光滑的玻璃上、镜子上，蒙上了一层水雾，把脸凑近一看，外面的世界模糊一片；墙上的奖状和字画皱巴巴起来，大门旁的春联被濡湿了，吸饱了水的纸张软塌塌的，再也没有初贴时的平整和光亮，上联掉下来“春临华堂”四个字；腻子粉刮的楼板和墙壁上长出了一块块铜钱绿，像春雨里长出来的地衣……家里仿佛下了一场屋漏偏逢的连夜雨，室内的空气寒湿、滞重，所有的爽滑、柔顺感都失之殆尽。

谚语说，南风吹暖北风寒，东风多湿西风干。向南而来的风，把暖意和潮湿同时携来，让原来干燥的事物出现回潮。“回潮”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词，它的意思是被蒸发出去的潮湿水汽又重新回来了，回到了潮湿曾经藏身的地方，比如纸张、布料、棉絮、柴火、茅草之中。把水汽带回来的，是南风。一阵又一阵的南风吹刮过来，一层又一层的水冷凝出来，恣意流淌，其实它也是一条微波荡漾的河。“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暖风”大概也是南风吧，又想起了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人沉醉的风也是温暖和煦的南风。南风的暖，很容易带给人一种麻酥和沉醉感。

天籁有三鸣，鸟鸣虫鸣蛙鸣。天气回暖，众鸟起床也格外早，六点半不到，叽叽喳喳、咕咕嘎嘎的声音就从林子里传到楼上，我细细一听，至少有十几种鸟的叫声。每一种鸟形成一个小方阵，依次登场，你唱完了，我接着上，我唱完了，它又上场，大有“鸟国好声音”之势。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十年，除了大雨天气，这里的鸟类演唱会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响起。傍晚一过，鸟儿偃旗，虫蛙擂鼓，虫鸣蛙声四起，一场混合交响又拉开了序幕。好似王菲在唱：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弯月，也赠予我晚星……

南风吹响的不仅是鸟声虫鸣，还有各种植物体内的生物钟。南风是顺着雨势而来的，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春雨下过之后，往往就紧跟着一段持续的晴好天气。小时候，看农人施肥，就是在雨后天晴的日子，他们把雪白如珠的尿素撒向秧田或刚栽下的禾苗，几天阳光的普照，几阵南风的拂拭，田里的秧禾就疯了似的蹿长；漫山遍野的春草也是，一阵南风吹过，满山绿漆涂抹，空了一冬的山，要不了多久，就被填满。此时，从山野中传来的鸟鸣，也清脆、圆润，水汪汪的，好像鸟的嗓子也发了芽，开了花。塘坎、田畈、坡地上的艾叶、鼠曲草、荠菜、香椿、水芹、野葱也都噌噌地长起来了。前一周去寻刚冒芽头，几阵南风一爬梳，这周去摘就满手乱钻。新做的艾叶青团，搓得柔韧、圆滚，是散溢着迷人气息的好春食。清明前后，松林里的菌菇也冒将出来，拱起松土和腐叶，躲在潮湿的阴凉处，等着眼尖的人来采摘。荠菜凉拌、香椿炒蛋、水芹饺子、野葱炒腊肉、瘦肉炒松菇，春分从来喜欢顺着人类舌尖上的野茎摸到我们跟前，招摇着大自然的各不吝赠。

自然的闹钟，有早有晚。茶花、腊梅在寒冬绽放，没有谁能阻挡一朵花按响它身体里的闹铃；广玉兰是园子里开得最早的春花，洁白的大朵，孤独而热烈，满树孤芳高擎；映山红的新叶盖过了老叶，在枝头挺立，这种也叫杜鹃的植物与那只叫杜鹃的鸟儿都是春天最忠诚的信使，一个啼鸣，一个怒放；麻竹林里的小笋已经拱出了土层，麻灰色的，头上又开出的两片叶子与笋竿组成了一个“Y”字，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丛丛新竹引来飒飒凉风；石楠的嫩叶是红色的，褐衣红；香樟树的叶子从来不会等老叶落尽之后再长，它们是叠着旧叶而生的，是谓“芳林新叶催陈叶”，一片新叶长，一片旧叶落，望上树上嫩绿一片，树下老残一地；最晚醒的是合欢，满园的鸟，树都打卡报到很久了，合欢仍像一个沉睡忘醒的老人，即便是暖风来吹，也要多睡十天半月才肯慢慢睁开眼……

太阳照耀着鲜嫩的草木，泥土的气孔张开，地气上升，南风中弥漫着植物荷尔蒙的气味。那时候的乡村，除了吃长于山野间的春草野菜，还吃冬天留下来的腊味香肠。南风一吹，挂于檐下的一刀腊肉也凝出了细密的水珠子。找出许久未用的南风炉，用竹杈挑下腊肉，硬刀刮下粗骨，放入炉钵中，吹红木炭，慢火轻煨。可加抽了花的老菜头，可加泡过水的老豌豆，主人装满炭，盖上盖，就朝田野而去。落英缤纷，农时催人，只有一缕南风在吹动着这一炉炭火，像一位老人在轻摇蒲扇，咕咚咕咚的微弱从檐下的风口传来，阵阵腊香飘满院子。傍晚，煨熟了腊肉的南风炉，守着炉火一边打盹，一边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南风吹肉香，花落知多少。南风是一阵风，它轻拂着大地的衣袂；南风也是一场雨，它无声无息让干燥的事物再次回到潮湿里。

赣地采风

寻隐庐山

□ 周萌

今年是庐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景观”三十周年。春分刚过，外地友人来电，相约同往庐山寻春赏桃。我欣然应约，心中却暗自思忖：白居易一首《大林寺桃花》，不啻为庐山做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广告，每至暮春，总有无数游人循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句奔赴而来。每次陪友人登临庐山，他们总问起同一个问题：作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景观，庐山区别于其他名山的独特文化标识究竟何在？此行山中，我也在山水文脉间，静静寻找答案。

乘索道而上，我们径直前往花径公园。漫步青石板路，两旁桃树枝头缀满粉白繁花，如云霞霭蔚，倒映在如琴湖碧波之中。山风轻拂，花香沁人心脾，恍惚间，仿佛不是置身现世赏春，而是与千年前的白乐天先生，共赴一场迟来千年的春日之约。导游见我们沉醉其间，笑着说道：“桃花于庐山，意义远不止景致。在白居易笔下，它是一首流传千古的诗，让此地成为暮春赏桃胜地；在陶渊明文中，它是一篇隐逸名篇，《桃花源记》更让庐山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精神高地。”

行至白居易草堂遗址，我们在石凳上稍作休憩，导游用温润的乡音，缓缓梳理起庐山隐逸文化的脉络。从先秦匡俗结庐而居的传说，到历代文人雅士栖居遁世的洒脱，庐山之名，本就镌刻着隐逸印记。东晋慧远大师隐居庐山三十余载，创立净土宗，写下早期山水游记，将山林隐逸与宗教修行相融相济。谢灵运曾登临庐山参礼慧远，留下踏地澄心的文人雅事；刘遵民、周续之依附慧远修行，又常与陶渊明把酒言欢，后世并称“浔阳三隐”，自此奠定了庐山作为士人精神家园的根基。

陶渊明把庐山的隐逸风骨推向了极致。“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早已不是一句单纯的写景诗句，而是沉淀为中国文人共通的精神标识。诗里的“南山”不必实指某座山峰，可那份超然物外、心境澄明的气度，早已和庐山的云壑烟岚融为一体。他的归隐，既有道家自然的从容，也有守道不移的气节，更有物我两忘的旷达，把避世隐居升华为亲近天地、安顿内心的生命选择。也正因这般灵秀山水，加之慧远、陶渊明、谢灵运等先贤相继驻足，庐山才成了历代文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归处。仅唐宋两代，就有一百七十多位名家登临赋诗，张九龄、孟浩然、李白、苏轼、朱熹等坛大家先后在此留下名篇，李白更在青莲谷隐居学道，而朱熹则在白鹿洞“以隐治学”，为庐山的文化底蕴再添厚重一笔。

辞别草堂，走到如琴湖畔的庐山美术馆。去年盛夏在此观赏的“历代名家画庐山”特展，至今记忆犹新，也让我更深知庐山与中国山水画的渊源。在庐山，历史上两位艺术巨擘为中国山水画奠定了重要基础：顾恺之以“传神写照”之笔绘就《庐山图》，学界主流认为，此作让山水首次脱离人物画背景，成为独立画种，标志着中国山水画正式登上艺术舞台。宗炳晚年隐居庐山，于云雾山岚间著成中国首部山水画理论专著《画山水序》，为山水注入精神灵魂。他提出“澄怀观道”的核心理念，点明绘画并非单纯摹写物象，而是人与天地精神的往来交融；首创“小中见大”的透视理念，在东方美学体系中独立形成视觉法则，启迪后世千年。

自此，历代艺术家皆从这份开创之功中汲取养分，以笔墨绘庐山，不断开拓艺术新境。五代荆浩《匡庐图》以主峰居中，开创全景山水构图范式；明代

沈周《庐山高图》以山水喻君子品格，成就诗书画合一的文人画典范；清代石涛《庐山观瀑图》融禅宗意境于笔墨，其创作哲思与庐山所承载的艺术真谛一脉相承。庐山，不仅为中国绘画赋予了观照天地的独特视角，更成为山水画艺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此时，我心中豁然开悟：庐山，是中国山水画的滥觞之地，亦是中华隐逸文化的精神宗庙。“山水画源，隐逸文宗”，正是这双重重文脉，织就了庐山卓然于世的文化经纬。隐逸精神为山水注入灵魂深度，丹青笔墨为隐逸理想赋予审美形态，这份独树一帜的文化创造，让庐山超越自然景致，升华为可游、可居、可悟的生命境界。

夕阳西斜，导游提议前往含鄱口，远眺山间桃花盛景。拾级而上至望鄱亭，她指向汉阳峰下的康王谷：“那里，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之地。”极目远眺，野生桃树自岩缝间舒展枝桠，簇簇粉白桃花随风摇曳，花瓣飘落溪涧，与飞瀑流泉、古村阡陌相映成趣，俨然一幅现世桃源图。虽相隔较远，景致不甚真切，众人却心领神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早已开在国人心中，他描绘的桃花源，亦成为世代相传的精神向往。

暮色渐浓，山下浔阳城灯火初上，鄱阳湖上渔火点点；山中云海翻涌，恰似顾恺之笔下穿越千年的墨韵，如梦似幻。月光洒在陶渊明曾凝望的山峦之上，落在宗炳以笔墨捕捉的山水虚空之间，清辉万里，文脉绵长。

至此，我对“庐山天下悠”有了更为深切的感悟：悠悠，是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自得，是宗炳澄怀观道的悠远心境，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山水的悠长情致，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融入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的悠悠氤氲。

豫章随笔

南昌的云

□ 徐建军

南昌的云，是中国南方的云。南昌市东有鄱阳湖水汽蒸腾曼舞，北有梅岭云遮雾绕，赣江由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抚河从东南而走，城内大湖鉴天。久居南昌，四季风云变幻，天光云影常有动人之美。

五月暮春，和风随行。天空的云不知何处来，汇集、消散随意变换，有层叠出新的厚重云城，也有洁白的云朵衬着蓝天，还有一丝丝的云絮溜达着，如白糖糕的糖丝般轻盈无踪。金色的阳光从云间射在城市里，不时闪亮。顺着斑驳的光线望去，整个天幕柔和多姿，白云在阳光下随意流转，天地间万物欣欣向荣。

六月梅雨，云雾时常低垂，像能掐出水来，也像南昌城里“作里作气的小秧子”，说变脸就变脸。晴朗时，云的表演就开始了。有时，一团团的云朵静开天幕，就像蓝天上的棉田到了采收时节。有时，云在东北方集合，在湛蓝的天空中，像队列宏大的舞者向西北飘着；辉映在赣江上，游走于高楼的幕墙间，不断变换造型尽情演绎，整个城市也变得生动起来。

南昌的云，有时也会有“爆脾气”。夏末，徒步过八一大桥，与暴风雨相遇。低沉的黑云翻滚着，夹着雷暴和雨幕，沿江快速向大桥扑来。我赶着路，离下桥面最后一分钟，雨到了，立刻被淋透。风夹着雨水扑打着，闪电吓退了一切，暴雨惊惧人心，我快速跑下桥面，在抖动中恢复着体温，有些自嘲地笑了。这哪里是暴风雨里的海燕，分明是江南都市屋檐下，一只湿透的麻雀扑棱着翅膀。

时光流转，季节更迭，南昌的云也在每一个新的日子中呈现着不一样的风采。它随着秋意的渐浓变得更为高远与清透。尤其是在夜晚，我站在滕王阁边的江岸，望着赣江之畔辽阔的天空，云彩在夜空中流转，宛如古代的舞者在空中翩翩起舞。“看！这几朵云像不像汉代海昏侯编钟上的纹样？”游人欣然拍摄，人流中絮语声声。

进入冬季，南昌的云显得更为静谧和内敛。冷空气来袭时，云层厚重而低沉。而更多时候，在摄影无人机的逡巡下，城市的建筑和江湖呈现出夕阳的金色光芒，周边的树木、行人也都被涂上温暖的色调，整个城市仿佛沉浸在这片美丽的光影之中，大地斑斓，沉静而温馨。

云是阳光下的风景，在阳光的透射下魅力无穷。南昌的江岸，朝霞与晚霞尤为醉人。朝霞像太阳的精灵，美丽出彩的朝霞，难得一见，云气在日出前一刻，变幻出明媚的光彩，日出后又即刻收敛。

晚霞时间较长，且雄浑多变。多彩的云絮就像沉思的巨人在天空中慢慢演绎的思绪，散发着思想的光辉。

家住赣江东岸，离著名的滕王阁不远。此处江岸经多年建设，已成为秀美的滨江生态公园。傍晚行人如织，我也常去散步，时有年轻人前来打卡晚霞，也有摄影师蹲守长焦取景。有时整个天幕被夕阳点亮，随落日从金黄向火红演变，壮美无比；有时是玫瑰花瓣般的天幕，衬着楼宇、远山上的片片金黄，在云隙折射出明暗交织、色彩不定的轮廓；还有时，几簇色彩斑斓的云团伴随落日，一同缓缓地向西山沉落，天空的流云也时有令人惊喜的多彩变幻，直到夜幕四垂，两岸灯火璀璨。

南昌的云，是难忘的云，它有时温柔如水，有时热烈如火，有时静谧如诗，有时磅礴如画，伴随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季。我在城市的风云变幻中，理出时光里的丝丝云彩，收藏于心湖的天空，落笔有情，希冀思想的火花里也有天地间大美无言的光彩。

怡情诗笺

陶令酒韵

□ 大可

风从庐山
第四纪冰川滴下来
蹭过竹篱笆 酒瓮
绕在阶前像沉默的旧友
先生从南亩归来
草鞋上沾满豆苗田里的泥土

舀起半盏浊酒
晃着晚霞和归鸟的影子
趁“采菊东篱下”的余音还在
来不及葛巾过滤
一饮而尽
把世间的尘嚣冲得精光

邻家阿翁
拎着新酿的米酒来换诗
先生陪老人
倚在茅屋门楣上
从日头西斜
聊到月上东皋

酒瓮里的酒
越来越浅了 话却
越积越厚
山风也开始
头重脚轻
裹着醉意穿过柴桑桥
朝南山脚下
那块碎石跌撞而去

县衙的案牍
堆得老高 先生的酒
始终空着半盏
朝着庐山的方向
酒在盏里晃
晃得田间的稻浪
翻滚起来

八十一天的县令
像一场醒得太快的梦

他轻飘飘把官印往案上一搁
却将酒盏塞进行囊
丢下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
惊得公堂屋檐下的宿鸟乱飞

逆流而上 沿着长江回家
朔风灌满衣袖
他怀里只揣着半壶
没喝完的酒
彭泽城越来越远 庐山越来越近
栗里陶村
那棵孤松就像一首清冷的诗
在等待
盘桓抚摩已经很久

庐山的云雾
总爱往酒炉里钻
坐在炉边
酒壶斜靠在膝头

樵夫放下柴担
转告山那边菊花开得正好
于是笑着递过酒碗
映着樵夫的脸 庐山的峰
也映着天边归还的倦鸟

酒炉里的酒
换了一坛又一坛
先生的诗
却永远写不完
月儿悄悄爬上酒炉的檐
酒意漫过石阶
也漫过他的葛巾

和着酒曲的香
先生兴起
把灵感喷到酒旗上
随风一晃
“桃花源”到处都是诗酒的韵味
从此不知有秦
更不知有汉